



刻讀書全錄序

後學青州冀鍊撰



文清公讀書錄四方士見者甚
少鍊初塵見河東前錄晚見石
州張先生淮上所刻全錄然恠
其書之佳而傳者少也趙汝泉
先生知是書爲聖學正脉百代

之師撫楚中先刻前錄撫山東
併刻續錄二錄出而四方之士
咸得所宗正學益明于天下凡
古今立言繁辭而無當者皆畔
聖人之道者也惟

文清公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
博字字中庸發聖蘊以教萬世
五經四書周程張朱外惟此書
可讀然大要以聖經賢傳爲入
門以盡性踐形爲實地而續錄
者又晚年說約之書奧旨無窮
皆實學也涇野先生後知之者
鮮汝泉先生獨甚好之而又以
嘉惠四方其正學高識仁及後

世如是昔李白一詩人耳不讀
非聖之書康節詩不讀人間非
聖書夫書有益于身心性情則
讀之有益于家國天下則讀之
外是而讀皆爲無益此二錄之
所由刻也書成于萬曆七年五
月司校正而督其成者青州二

刻薛文清公讀書全錄公移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

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為

重刻大儒續錄以惠後學事據

青州府同知王圻揭稱伏蒙發

下讀書續錄二冊已選善書書騰

寫委兩學教官莊文龍等對磨

及職親自校正付梓外又思讀書錄五冊雖嘗刊行而此間傳布絕少若今止刻續錄恐一時學者不見全書猶為缺典合無將前錄仍作五冊續錄分作三冊共成八冊通行校梓名曰薛文清公讀書全錄頒布四方實

為理學之一助等因到院案照先為前事該本院看得文清先生著有讀書錄有讀書續錄讀書錄晉楚諸省悉有刻本傳布頗多惟是續錄世鮮有之即本院篤好先生而亦未之見也近撫臨青州始得之鄉宦侍郎冀

言言全集卷之十
二
公公蓋甚珍重之且謂須刻此
乃為先生全書及查前續二錄
間有意同而語不同者有句同
而字不同者亦有一二語意俱
同者則先生自謂詞雖重複亦
可為屢省之助者是也夫以先
生用心之勤如此一言一字皆

從心出羽翼六經而安可令學
先生者不覩其書哉且先生昔
督學山東學者稱薛夫子蓋至
今猶仰之如泰山焉則是書之
刻尤不可少已已經牌行該府
先將續錄重刻去後今據前因
為照讀書前續二錄必須同刻

乃成全書項本院發刻續錄亦
欲俟其完日併前錄另發刻耳
本官請即同刻具見崇信大儒
嘉惠後學之意且一舉輒完事
屬省便擬合如行為此牌仰本
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前續二
錄共分八冊查照原行督令各

員役一併謄寫校梓完日名曰
薛文清公讀書全錄先將一部
送覽餘候另文刷布施行須至
牌者

萬曆七年三月十三日行

薛文清公像



小像贊

卓矣文清危行獨立天啓靈局淵涵默識反約致精
鎔真完粹過化齊魯紹統洙泗敷教成均正論鳴
世服官

朝堂鞠躬盡瘁緬茲嘉言心法攸寄遺像顧瞻斗山
仰企億萬斯年披服無替

後學宛陵王世能撰

薛文清公行實序

嗚呼聖賢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自
濂洛關閩之後以斯道爲己任者寥
寥其人在元則有魯齋許公靜脩劉
公

國朝則有文清薛先生此皆終始大節
無可疵議所謂道學之儒者是也先
生嘗言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

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故其幼而壯
壯而老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
一事不求合於義在大理時權奸中
傷則臨難而不避在內閣時義有所
不合則見幾不俟終日在河津時隱
居樂道則講學以淑後人傳曰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
先生殆兼之矣如是而謂之儒者其

無愧乎平生所著述若讀書錄續讀
書錄諸書咸明白簡易力挽末學詞
章之陋蓋其踐履精純言與行相顧
匪若立異銜竒高遠無實者所可倫
也或曰從祀闕庭凡立言行道有功
於聖門者皆取之若靜脩與先生篤
志聖賢之學終其身而不變可謂有
儒者之實矣而弗獲預非缺典與予

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閱歷數十年與百年之後而始定者要其極秉彛好德之公烏能泯哉今議者輒以著述少之謂劉靜脩明道之功不如吳草廬薛文清講道之實不如考亭諸弟子舉其一節而遺其全體非天下之定論也夫生乎百世之下而奮乎百世之上不由師

傳專心正學所謂豪傑之士間世之才其有功於名教也不爲小矣以之侑食廟庭復何忝乎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然則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宇故併著其說以備論世者之采粹是編者河津王生鴻娶于先生之孫爲石灰山關大使

云

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

太原喬宇序

薛文清公事實

平陽府爲表章名臣以風勵後學事承奉山西
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承准禮部致字八百
九十九號勘合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
本司案呈奉本部連送於禮科抄出刑科給事
中楊廉題臣竊見已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薛瑄學識純明操守完固早歲聞講性理
諸書即謂吾道正脉在是遂焚其所爲詩文一
意於宋諸儒之學其於微詞奧義靡不精究嘗
言聖賢相傳之道不越乎盡性而已故其脩已

教人惟惓惓以復性爲務晚年造詣益高其進退之際大節尤偉平生所著讀書錄皆積年致思之所得有益學者其詩文存者亦皆造理平正然非其所好也

國朝自瑄以前知經學古及以文章名家者固有其人求其一於理學識者謂瑄一人而已瑄在當時學者稱爲薛夫子固已尊信之矣自是而後此學寢加冷落求其人者不過止於詞藻固已厭其枯淡至於讀書錄見者甚少而所以求瑄者又不知在乎此豈不爲可惜哉昔程頤有

言千載無真儒則天下習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爲世道計可不加之意乎瑄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津縣人臣聞其鄉亦嘗建祠祀之然非出於

朝命自今乞

勅有司改創一祠於每歲春秋丁祭之後即以祀瑄著爲令典永遠遵行庶幾爲稱如其縣小不足於建祠之費或僻左無以昭示遠近於郡於省擇地尤便然立祠祀瑄各有意義不許推及本處人物若鄉賢祠然惟後有爲瑄之學者舉以

配食可也臣聞其讀書錄嘗鈔梓於山東章丘縣乞

勅有司取其板本於國子監俾錄館諸生皆得摹印觀覽蓋自

京師而達之天下尤易矧南京國子監

國初收藏書板極富自諸經十七史外未易悉數
今

京師監學止有王安石呂祖謙輩文集祖謙議論固在朱熹張拭之間若安石不過文人之文置瑄之書於其間夫何慊乎哉此外仍以印本發

下福建書坊翻刻市鬻務使天下之士皆得見之夫既祀瑄而又廣布其書則人皆知

本朝亦有爲此學者豈不有所興起者乎又安知不有由瑄上溯宋儒者乎伏望

聖明以臣芻蕘之言付之儒臣禮官博議然後斷自宸衷賜之施行豈非今日斯文之幸與臣謂陛下萬機之暇游心經史之餘間及

本朝儒臣之書當無先於瑄之讀書錄者儻令得備

乙夜之覽則於

海嶽之高深亦不無消埃之補矣緣係表章名臣以風勵後學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具題奏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少保李賢撰薛瑄墓碑稱瑄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恒在左右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竒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

詩則古淡出於自然及查得先該浙江按察司僉事辛訪奏要將金華府宋儒何基王栢元儒金履祥許謙封爵從祀該翰林院議得止可照龜山楊時事例立祠鄉郡春秋祭祀已經本部題

准定擬祠額撰造祭文施行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先年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學道有得晚而益深是以言行篤實出處峻潔作文以明理爲主教人以復性爲先究其所就無忝古人表章以風勵後學誠有如給事中楊廉

所言者合無准其所奏類行山西布政司轉行
平陽府照例建立祠宇春秋祭祀行移翰林院
定擬祠額撰造祭文仍行都察院轉行山東按
察司提學官員將讀書錄裝印二部進呈
御覽一部啓進

東宮殿下仍將一部并板本差人送本部轉發福
建書坊翻刻國子監收貯施行緣係表章名臣
以風勵後學及奉

欽依禮部着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九年十二
月初四日本部尚書徐瓊等於

奉天門題奏初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除外合就連送仰付該
司類行山西布政司備行平陽府量爲措置木
料建立祠宇及轉屬支給官錢照依開去品物
置辦如遇春秋致祭如儀就遣本府掌印官行
禮毋得因而科擾不便承此合付該房徑自施
行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爲此劄仰本府着
落當該官吏照依劄付備承勘合內事理措置
木料建立祠宇及支給官錢照依開去品物買
辦如遇春秋致祭如儀就遣本府掌印官行禮

毋得因而科擾及支給過官錢數目申來查考
施行奉此合付該房徑自施行等因備奉合行
帖仰本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劄帖備奉勘合
內事理措置木料建立祠宇及支給官錢照依
開去品物買辦并建立祠宇完日差人赴府申
稟掌印官親詣祠宇致祭行禮毋得因而科擾
及支給過官錢數目備開申來以憑轉報施行
先具建立祠宇買辦品物日期不違依准繳來
查考毋得違悞不便
計開

一祠額名文清

一祭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月日平陽府知府某

欽奉朝命致祭于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公曰惟
公學道精深守官清介死生不二出處無疵名
重先朝澤遺後學禮宜稱祀用致優崇茲惟仲
秋春式陳常薦公靈如在尚克享之

一品物

猪一口 羊一腔 魚醢 菹菜

時菓五品 米麵食共五品 香一炷
燭一對 帛一段 酒二瓶
行三獻禮如儀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先生行狀

閻禹錫

先生諱瑄字德溫世爲河津人隋唐間薛姓最顯所謂河東三鳳是也。但譜牒不存無以爲徵。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娶邑人女齊氏調玉田縣教諭齊氏一夕夢一綦冠紫衣

人謂見已而生先生於學舍。誕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露。家人以爲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洪大力止之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祖素善卜遂以生字推之曰。此兒必振吾宗矣。洪

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六七歲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誦不爲兒戲。端坐儼如老成人。姊妹見其坐皆不敢過其前。自幼天性即能作詩賦人皆以薛夫才目之。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爲御史等官。謫戍玉田先生禮

延于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子史百家泛及釋
老天文地理之學諸老儒退謂人曰此子聰敏
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自居而結
爲友比及十三四五經諸書皆畧通大義洪武
三十二年例停止北方學校父貞改除四川馬
湖府平夷長官司吏目以地遠夷獠難治上官
子弟喜先生幼能詩咸背負其家請與作詩句
教讀書至晚輒以小豚爲禮送之日以爲常作
平雲南賦上沐國公大奇其才父貞因得有所
依倚無虞永樂元年父貞詔回復除河南滎陽

有意思
人

教諭時先生年十五矣諸生咸尊爲師參議陳
宗問行部至滎聞先生名請見先生固辭不往
宗問異之就學舍相見旣而索先生詩藁觀之
及視其動靜不苟謂異日必爲大儒欲以奇童
薦諸

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先生遂厭科
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一言一動
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十七
年父貞改除鄢陵教諭時例教官乏科貢者充
戎父貞固欲先生且應科舉先生遂遵父命中

河南庚子解元明年登辛丑曾鶴齡榜進士第
學士楊士奇聞先生名邀致館下以訓諸子先
生固辭卻之。時父貞任懷慶府河內教諭病故
先生丁憂回葬祭一遵家禮行哀毀人所不堪
四方遠邇咸來吊海寧李大亨諸公皆自吳越
來吊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之。服闋赴
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

宣廟思振風紀擢爲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當國令
人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
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

几

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已。會差往
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
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
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值冬
夜雪飄盈几讀誦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
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而
足蹈者。遂積爲讀書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許氏
憂服闋復除雲南道監察御史正統元年有言
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其人

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學行履歷之

行乃根本

善教

德之感人
歷久難忘

詳。陞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按臨所至。必先詢其力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為諸生講解。懇懇告以為人為己之學。誨人必隨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講誦。或以詩賦。各因其所長取之。不求全而責備。數者皆無。然後不得已。必使以儒冠拜祖宗而後去之。諸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輒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以道學薛夫子目之。正統六年。

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啼泣。遠送徘徊。不舍為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辭職去。言於學士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愧。往哲某不能進。盍舉之以代已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溺古不知變通。

召至。遂為大理少卿。掌印未及五閱月。辯白錦衣衛已成案。大獄十餘起。指揮馬順滋不悅。屢譖於太監王振。時振權傾一時。自三公以下。莫不行跪禮。學士楊士奇。曹霖。知振憾先生。恐其獲罪。屢諭先生以時勢所在。且曰。先生此

止因論時勢
往壞許多

召雖某薦之彼亦素聞其名盍同已往謝其門先生正色拒之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耶會有百戶實病死二年其妾私通行事校尉遂欲娶之妻賀氏執以服未滿不從校尉唆其妾証妻魘魁夫死錦衣衛成案送都察院審先生數辯其寃改問者八道仍依其舊先生奏調刑部再問郎中潘洪躬察其事果寃先生遂劾奏堂上官及經該官吏時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與馬順譖於王振振大怒嗾諫臣劾先生是古非今輒辯已成大獄

詔下刑部獄擬先生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律太辟待決時秋後復奏有工部侍郎王偉素與振善亦聞公論不愜乃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寃若決此人皆謂不能容賢振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時學士劉球上章因忤振下錦衣衛獄以死及先生赴獄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手持周易讀誦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漢也大臣為申救於中遂放回為民正統八年正月也家居七年閉門不出雖隣里罕得窺其面江西陝西諸省弟子來學者百有餘人

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嘿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爲要正統十四年科道等官陳信等上言曰薛某學究性理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以勘定禍亂時欲取

諸王入議事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既而命先生分守北門都帥見虜勢猖獗欲避其鋒先生曰虜懸軍深入勢必不久既而果然北奔貴州苗叛

命將徃征之委先生督運餉且贊畫軍事先生謂都帥曰欲勵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恩信以服其心都帥然其計先爲檄布喻諸苗示以禍福順逆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遂平先生上疏謂番州遠夷當羈縻之不當貴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急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上疏曰薛某

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留

內閣近地以資啓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周氏冤獄積年不明。先生爲洗虐其冤。人皆稱快。其他平反多類此。不能悉記。時太監興安。素誠鎮守南京。例該各部每月赴彼議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見太監。盍加禮焉。先生至興安降階。與分庭抗禮。興安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對頭。其肯爲吾屈耶。遇端午節。太監令人餽扇。先生獨不受。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以才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何敢與之輩行耶。太監金英出差南京。諸司多迎送出郭。先生獨不往。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吾送。吾不恠也。至京言於

上

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欲大用之。中官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改大理寺卿。草場火患。

心有眼有

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獨辯其冤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

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五百餘家解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辯其冤文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辯冤獲咎死何憾焉辯之愈力旣而科道互上章辯之但誅魁首三四人餘皆從戎其平反極多人有錄成帙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

大廟復登寶位夜

召先生轉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

便殿

上服短服小帽先生不入

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日生日同列約相賀先生遽稱腹痛而出同列有矜其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

賢之學也。尋命爲會試考官。先生爲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某平日所學。惟此數字而已。

上即位初。每日接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見。及太監曹吉祥。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謂同列曰。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盍去諸。同列

曰。

上或有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即以疾連章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即不留。我爲先生啓。

上請勅書。即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先生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未幾。學士徐有貞。李賢。許彬。皆下錦衣。獄。是年六月初十日也。居閣纔五月耳。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倦。倦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大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

買續而還珠也。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也。積為讀書續錄，平日奏疏削其稿皆不存，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文集，細成束置於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粘壁間，忽遘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振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有司為之具奏於

朝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紳知府陳銓、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先生入從祀。當道者未遑行之，嗚呼！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之道不明於天下，迨至戰國之時，各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之道為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論，性善論、仁義論，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也。孟子既沒而仁義之道為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韓愈有功於名教也。有宋五星驟奎，真儒輩出，周子首繪太極一圖以明性理之源淵，程子

謂性即理也之一言。乃窮本極源之至論。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所以輔翼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賢之大成。而折衷之。然後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後學豈容再贊一辭。但至宋末文弊爲之一極。間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逐於異說者。許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爲入德之門。蓋祖朱子之心學也。及宋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也。敬錄

御製性理大全書。晝夜讀誦不輟。然後約之於心身。

性理之間。謂太極即吾仁義禮知之性也。謂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謂今之學者。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非學也。著讀書一錄。皆發明性理之旨。非徒言也。而又能踐其言。文集數千言。皆祖述聖賢之格言。非徒辭也。而皆根乎理。若於性大本大源無所見。而徒馳騁乎辭章之工。著述之富。以爲道學。則司馬遷劉向之博極群書。賢於魯參之一唯。王安石王雱之著書萬言。踰於顏回之四勿矣。善乎程子有曰。荀揚不識性。更說甚道。龜山楊氏亦曰。歐陽修言性非所先。

可謂誤矣。觀二儒之言，則堯舜文武之道統。孔
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學，豈有外於此性哉。蓋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捨性而論道，有
何道之可論。捨性而著書，又何書之可著乎。世
謂先生著述少者，豈足知先生之志哉。後之求
先生者，當於此考之。

禮科右給事中臣張九功謹題為裨補名教事
臣惟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為悠久，刪述六經以
教萬世，其功無窮。是以有國者莫不尊崇而奉
祀之，以報其功於萬一。當時及門弟子得正派

而分餘波者，皆得與焉。後世儒者有能踐履直
實學術純正，希蹤前哲有功來學者，亦得從祀
於廟，無用表當時崇儒重道之意。此典於名教
所關甚大，豈可苟哉。臣嘗觀

國學及郡縣從祀儒先，有當黜者而今之真儒有當
入者。若蘭陵伯荀况言或近於黃老術，實雜於
申韓身託黃歇，不羞悖亂之人。學傳李斯，遂基
坑焚之禍。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堯舜為矯飾，
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者。是以程子譏其甚偏，
駁而朱子書為蘭陵令，乃係之以楚，以深鄙之。

也扶風伯馬融髡徒穢士糟粕陋儒黨附梁冀
害忠良而不顧自比毛遂甘輕賤而不羞既失
於西第之作頌何補東觀之校書高堂絳帳沉
酣女樂逞豪門驕奢之風破純儒莊士之矩是
以當時正直羞稱而深見斥於趙岐也偃師伯
王弼唱和何鄧祖述老莊遺落世事以萬物爲
天下之粗迹崇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
清淡之弊流蕩人心傷敗風俗卒使國家隨以
淪喪而不可救者此輩也成都伯楊雄以善惡
混論性學識舛錯以安漢公比伊周志向昏謏

雕蟲之技於道何關覆醬之物於世何補貪生
畏死寧免投閣之嘲臣事新室難逃逆節之黨
是以朱子莽大夫之筆大書爲綱昭垂後世也
之數子學失大本身虧大節有玷名教得罪聖
門昔龜山楊時建議斥王安石不使配享孔廟
而今儒臣亦有欲黜楊雄輩者夫如是則此數
子豈宜列諸從祀哉 臣觀今之儒臣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文清公河東薛瑄篤志好學
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僞浮靡之病
入仕與人同而爲國則不同講學與人同而爲

已則不同述文與人同而爲道則不同接人處
事與人同而忠信嚴正則不同河汾又集固其
英華讀書一錄實爲根本立德立言考諸此錄
轉有明驗是蓋濂洛之流波單懷之步武人所
共知者也昔洪武宣德年間嘗
詔董仲舒吳澄入從祀矣今薛瑄無愧二子可不列
諸從祀哉恭惟

皇帝陛下講求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必於此辨
其真偽別其純駁而使諸人知所向背取舍
有以正人心明道化而無失如蒙乞

勅禮部進與內閣大臣定議於可黜者黜之可入者
入之則孔廟清名教正而斯文幸甚冒干
天聽不勝悚懼之至謹題請

旨奉

聖旨着五府六部并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
國子監一同議會了來說

薛文清公神道碑

李賢

予惟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
之也至於我

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
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欣悅愛慕
而篤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今也云亡可勝
悼耶乃按其徒前國子監丞閻禹錫狀爲公神
道碑銘公諱瑄字德溫世爲山西河津人其先
自奚仲封爲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爲氏曾
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
洪武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
瑄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妣皆爲淑人初齊
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

大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童時教之詩書輒成
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滎陽教諭公隨侍時年十
二以所作詩呈監司監司大奇之公聞魏范二
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供弟子職日與
講習周程朱張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之
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
永樂己亥貞改任河南鄆陵公慮任將滿尚乏
科貢乃克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以
爲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
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左右居父喪一遵

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而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爲講解不事櫛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

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爲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証妻魘魅夫死公爲辯其寃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証公出入人罪繫待決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讀誦不輟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

統已巳以言官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霄遁旣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時有謠語頌公明斷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公當於古人中求之

守備中官原成無與抗禮者唯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復召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災

朝廷欲置典守者于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辯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焉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

制誥尋

命爲會試官事竣爲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

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六配甯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溥次曰淳次曰濬爲邑庠生早卒次日治亦卒孫男四人襪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是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

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
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
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
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
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
竒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
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
嗚呼宣德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知造詣
之深自後仕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
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質問而已天順

初公入

內閣予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致仕
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也四方之
士聞之莫不嗟悼計聞

朝廷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
可謂生榮而死哀矣爲之銘曰昔有王氏鳴道
河汾流風餘韻以啓後聞乃若薛公不以目足
濂洛關閩意向甚篤稽其出仕實始爲親敷歷
中外進學日新學旣日新道亦有得身體力行
志無少息操履堅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夫豈

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寓而安曷有歆羨
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其資嗟今
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奧勒銘于石
以詔鄉人十載而下庶獲其真

敬軒薛先生文集序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朱子嘗以是而贊程子矣
亦猶是也舍此則竒怪隱僻不經于世若左氏
浮誇莊周荒唐是已君子所不與焉先師敬軒
薛先生有見于此故其著述立言淺近平易使

人易知豈竒怪隱僻不經于世者所可擬哉先
生名瑄字德溫別號敬軒世爲山西河津人自
幼篤信好古博學善記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
錄河汾詩集行于世惟文集則先生孫前刑部
員外郎祺曾托前常州同知謝庭桂板刊未就
今年夏四月前監察御史暢亨先生同鄉謫官
陝右道過鎮陽予因訪前集暢曰某于毘陵朱
氏得之矣予喜而閱之但舛訛非原本矣因做
唐昌黎集校正編輯總千七百篇分爲二十四
卷凡三易藁始克成編於戲先生文集流落江

南二十餘年今傳于世豈非其數有所待與先生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登辛丑進士官德丁未初授廣東道監察御史正統丙辰擢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陞大理寺左右少卿以獄事註誤間居七年正統己巳用言官薦左遷大理寺丞景泰庚午奉

勅總督松潘糧餉事竣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改北京大理寺天順丁丑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內閣轉左侍郎越五月以疾在告懇乞休致通前

章三上方得

俞允時年六十九矣天順甲申夏六月終于家

朝廷遣官諭祭爲營葬事贈禮部尚書謚文清予嘗記先生設教河汾一時及門之士雲集川匯鼎方十五六先生格言至論耳濡目染猶能憶其一二惜乎少年不及向學大抵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爲師處已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一身一心推之至于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于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尤邃于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

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于顏面其學蓋已至于樂之之地矣言動舉止悉合規度可爲人法辭受取予一決於義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間亦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平易冲澹渾成不假雕刻讀者自當得之予早侍几席壯歷宦途老無所得追思誨諭不可及也先生歷官政蹟載在

國史其風節道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不敢私弘治己酉夏五月端陽門人關西張鼎序

讀書錄序

讀書錄者先師河東薛文清公手筆前後二十四卷也當先師著述時中心有得至忘寢食隨筆劄記未暇倫類已板行于世矣先師歿之二年愚反復讀之深有感焉乃倣近思錄分門別類去其重複釐爲二十四卷嗚呼書誠未易讀人誠未易知夫六經四書之在宇宙如天地之無窮江海之不竭然而漢儒讀之則爲訓詁之

觀其序知
爲文清公
知已門人

正當

學。唐儒讀之則爲詞章之學。伐根而沃葉。埋珠而絢綵。於是口耳枝葉之學盛。而吾道隱矣。及乎宋儒讀之。然後如麗日當空。瑤琴出匣。而吾道始大明焉。然程子未遠而有淫于佛老之說。朱子未遠而有易爲無極之論。是蓋不待七十字喪而大義已乖矣。惟我先師崛起數百年之後。心印濂洛。神會洙泗。學以復性爲本。言以明性爲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嗚呼。至矣。盡矣。若夫風

雩之樂。鳶魚之詠。每日道理舉目可見。其獨智自詣何如哉。真可與點爾同遊。周程共吟也。韓子曰。世無孔子。不當任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故曰。書誠未易讀。夫以武王之聖而不知夷齊。以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雖王達之舉。周子蔡襄之薦。明道亦豈盡知二公者哉。若先師之處世。自功名者視之。則以爲偏。自富貴者視之。則以爲迂。尚綺麗者。則病其枯淡。尚博洽者。則病其拘束。抑孰知先師貌象大極。心遊天真。而無所待于外哉。先師嘗曰。楊雄言後世苟有楊

子雲者必好之矣。某之自信亦然。故曰：人誠未易知。若夫先師仕止久速，充實輝光，許魯齋之後，僅見而已。其飄然脫洒，無所顧慮，雖劉靜修、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是宜行已立朝，磊落潔白，終始無虧，而立德立言與天壤俱存也。歎嗚呼深哉！愚以無似蚤遊門墻，老大無成，心喪之餘，手類遺編，僭書于首，後之君子幸垂鑑焉。其詩號為河汾集者，亦僭為序，以傳其文。若干卷，仍如其舊書。成友人山東章丘尹鈞州、張慶景祥考績至京師，見而嘆曰：此吾道正脉也。願捐俸銀梓以廣其傳。况山東乃先師持節提調學校舊歷之地，遂書以歸之。先師諱瑄，字德溫，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謚文清。云成化二年丙戌夏六月丁酉，門人伊洛閻禹錫頓首謹識。

讀書錄要語序

河東薛文清公讀書錄及續錄舊嘗講而讀之，竊見先生察理之密，造道之深，與夫立言之精，切的確未嘗不掩卷深嗟戚戚，然以不得一及其門為恨。既而廢書奔走四方，事與心違，蓋已

十忘八九尤切病之至是復得是編於成都少
府蒼梧吳君獻臣乃錯舉錄內若干條萃爲一
帙名曰要語姑即是而觀之多累數十言少止
一二句高不淪於空虛卑不溺於形器無非切
於學者心身日用之實然則書雖約讀者固不
得而少之粵自孔孟旣歿道喪無傳千有餘年
至宋程朱諸儒輩作真見允蹈毫分秒析而後
斯道粲然復明于世自時厥後咸謂理學大明
苟志於道無難矣愚竊以爲不然三代而後義
理之學固莫甚於宋而末學異學之盛亦無踰

於宋者姑舉一二言之如六一東坡之文元城
了翁之禪皆可娛悅性情使人終身慕而不厭
者也市多綺縠則布帛不售庖有梁肉則糗糒
不炊然則士生宋後孜孜義理之學者宜亦不
多見矣故後世聞而知之篤信不變者在元有
許魯齋在

國朝有先生二人而已夫以上下二百餘年僅見
一二乃謂苟志於道無難者豈其然歟今先生
格言具在學者由此以求程朱之旨趣上溯孔
孟之精微正猶泛舟長江因風舉帆直趨于海

烏有不至之理而徃徃沉溺他途雖有豪傑之材不能自拔其亦弗思甚矣夫末學非道猶不失為君子多能之資若夫元城了翁諸賢豈後學所敢輕議徒以禪氏宗旨終不得與於斯而近世名儒有負天下重望者即而叩之不過竊其遺緒以自珍秘至老且死莫覺其非其如先生何哉然則從事末學異學者舉非先生之徒而尤為矛盾可斥者其惟異學也夫

弘治癸亥春三月壬午後學古餘張吉序
門人朋友叙述雜文

學士彭時銘曰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此其所以有異乎今人而無愧乎往哲也

侍郎周宣都御史林聰李秉以文吊之曰先生學究先天而不以言語文字之為工道歸皇極而惟以躬行允蹈之是崇讀書一錄皆布帛菽粟之切於日用詩文千卷咸體道形容之出於心胷文德炳著實威鳳瑞麟之翥乎霄漢懽奸頓挫見泰山喬嶽之屹乎蒼穹挺追先賢之逸駕蔚然當代之儒宗嗚呼道在天地混一含三

孟軻既沒孰示指南濂洛關建實的其承微言
斯析大義以明歷元及今罕至於道倚歟我公
終期遠到匪我之藏亦行於用始擢御史朝陽
鳴鳳繼僉外臺造士達材學政斯舉聞譽聿來
帝曰汝弼進卿大理疏滌冤滯乃眷毗倚中更
拂鬱吾道之厄積久彌彰寵命斯赫遂位南畿
再遷

中朝益熙厥績德邵年高乃登黃閣秉化之鈞
道大光顯功及斯民夫何掌

制曾未及期爲鬼爲蜮萋兮斐兮不俟終日抗章

西還左圖右書悠然南山伯起獨清疏廣知幾
優游卒老俛仰化機嗚呼渾坯日喪勢利交馳
道日以乖俗日以漓砥柱中流能幾何人景行
行止不屈其身中貴弄權人罕不趨公獨屹立
行與道俱厚位盛祿多士縻之公獨勇退屯膏
弗施直全厥道遑恤其他高風凜凜千載不磨
布政使丘陵以文吊之曰先生道學可以接響
乎伊洛文章可以繼美乎昌黎任風紀而宇內
澄清掌大理而鑑空無私及貳春官夙夜惟寅
內閣秉鈞邦政以平士大夫莫不慕其德而仰

其名也先生所造既明且哲年踰耳順致仕全節士大夫又孰不美其進可師而退可則也誠急流中之勇退鷄群中之野鶴可謂儒林增光而斯道有托也

門人白良輔哀之曰太極之實不過乎中正仁義而已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太極可也

門人王英哀之曰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之行謹乎難進易退之操

門人李杲曰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毅絕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門人王復曰先生氣貌莊嚴鬚甚脩美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溫然可挹侍坐其傍不覺邪念之屏伏

遺事

先生一日在內閣同列忽不在先生問左右曰何往左右曰適往謁中貴會至先生曰學者多說道不知出門一步已錯了既而曰狐趨狗媚吾所深耻

天順元年正月內法司擬少保于謙太子太保王文等謀危

社稷凌遲處死一日同列皆衣紫先生問之同列曰
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曰此事人所共知各
有子孫忠國公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
會

上召諸公議之先生曰

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諸公
皆不言遂

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也
即有去志

一日同列將進閣有一達官趨而摠同列衣以

踰闕者先生鄙之曰昔有拂鬚叅政今有摠衣
侍郎後人問之終不言其姓名

一日李學士賢與同列嘲山西人鄙吝戲譖為
笑先生正色曰儉乃人之美德且此地非戲笑
之所眾遂凜然會

召見入

便殿先生侍立久不覺以手拂鬚李退謂先生曰
此何地也而以手拂鬚乎同列曰此報前日之
讐也遂大笑

一日學士徐有貞李賢許彬退朝謂耿都御史

曰

上不悅石亨所爲蓋令御史劾之耶先生謂諸公曰
易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
言旣而嘆曰競端從此始矣後果以此致敗
先生辭允岳正入閣來請教先生曰凡事且緩
又曰英氣大露害事會正不义得貶正曰某先
生之罪人也

先生辭允三日即出城行至直沽中道遇風雨
舟不能行糒糧俱乏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
作詩不輟子淳私愠言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

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知以杖擊之曰我雖困
而道則亨也

閻禹錫一日問李賢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說得
經學最熟只少立於義有幾富貴氣象

或問閻禹錫白良輔先生曰洛陽似此兩人也
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別處走

學士許彬與徐有貞草誥辭有曰治水東郡績
禹成功先生曰擬人必以其倫彼何人而擬之
禹也

上果不悅卒以此致敗衆以先生爲知言云

門人問近時人稱揚榮有王佐之才先生曰要有王佐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

先生幼時亦尚豪氣數首詩立就在山東憲使黃翰善書能詩一日以詩請和先生援筆答之少刻益以數首至先生即以十餘首答之翰不復能乃謂衆曰薛先生書厨隨取隨有翰乞兒也旋去尋討

先生書似文公體甚是道勁惜乎無存

先生在山東有一生員實聰敏因貧欲退故試不中生員豫與教官關節同言曰生員果不堪先生曰生員二祭掌何事僉曰擊磬耳先生曰磬在八音難和也彼能知之亦可用也卒不聽其去後其人登科自言其事
奏請先生從祀人姓名

成化元年國子監丞李紳

成化二年山東濟南府陳銓

成化四年山西蒲州同知張寧

成化十三年山西石州教諭張表

弘治二年兵科給事中張九功

薛文清公事實終



